



## 小叔

◎郭希华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贺知章的一首诗,让我想起我的小叔。你魂断异乡,可曾回来过。家乡该改变的都变了,不变的依旧。等你归来,我的小叔。

时光只有在一首诗里才可以倒流。

小叔离开我们已经有40多年了。离开我们的时候,小叔30多岁,还没成家,没有留下后代。每到清明节,我们堂兄妹几个,总要到他坟头祭扫。

小叔比我大12岁,都是属蛇的。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他虽然有十八九岁,但在我眼里大不了几岁。我们一起爬树,一起游泳,一起偷人家的桃子。那时候,我们感觉像兄弟,他一点儿不像我的长辈。由于爷爷离开得早,小叔几乎是没有人管。于是成年后的小叔依然“放荡不羁”。闯祸了,多半被奶奶责备,有时候奶奶拎着一根棍子,屋前屋后追着打。这追打的场景,大多数是因为小叔欺负了我。其实,奶奶小脚,撵不上,也没有几回让小叔的皮肉上留下时代的印记。

有两回,小叔吃了苦头的。

一次,我被生产队里兄弟仨欺负了,我一气之下,把他们家长到膝盖高的玉米苗拔了十几棵,三兄弟家不依不饶,我妈咬牙往死里打我。小叔见了,一把抱住我,竹子硬生生抽在小叔的臀部。

另一次,小叔用纱锭内的芦管当笛子吹,在堂兄妹几个面前展示他的才艺。小妹趁大人不注意,找来一根芦管,学着小叔的样子,一边跑一边吹。一个跟头,芦管扎到小妹的喉咙,这一下,奶奶把小叔按在草垛上,着着实实打了一回。

小叔的手艺活不在话下,正月半,小叔总要帮我扎一个漂漂亮亮的兔子灯,其他堂兄妹只能羡慕了。就这样,我们一起长大了。

我20岁出头,小叔30岁开外了,他选择了一项手艺——篾匠。他聪明,学什么一看就会。他从我姨叔叔那里学了几天篾匠,就这样,在家里做起淘箩,劈竹子哗啦声,抽篾丝吱吱声,在小屋里回荡。

改革开放的年代,小叔在家里待不住了,去了上海十六铺码头贩卖鸡蛋,几个月回来,总要给我们兄妹几个买几件衣服。我想跟他一起闯荡,他说,教师工资不高,但毕竟是教书,郭家有你这样的教书匠,老祖宗都感到有颜面。后来小叔把大哥带到上海。大哥回来说,在上海贩卖鸡蛋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小叔谈恋爱了,他长得像模像样,用“英俊潇洒”一词形容,没有夸张的意思。由于家庭贫寒,总是以失败告终。

有一天,我家靠窗户的桌上多了一张纸条,我爹念完了,递给我看,纸条上写着,他出去了,永远不回来了。小叔感情受挫,没有恋爱经验的我,自然没有关心过他的私事。现在想起来愧疚了。

1987年6月19日,那年我22岁,小叔34岁,在崇明养牛场一条河里,由于上游放闸,激流吞没下游泳的小叔。

就这样,他的生命定格在苦涩的青春。伯父、我父亲,还有三个姑妈去了崇明。

几天后的傍晚,伯父捧着小叔的骨灰回来了。

小叔永远成了我的回忆。

林清玄说,人生里有离别是好事,离别是为了更好地相聚。

然而,永别却成了最伤痛的思念。

人生就像一次赛跑,不在乎你是否第一个到达尽头,而在乎你有没有跑完全程。

小叔,你还有好多路没有走呀!如今,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要是你还在的话,70岁开外了。

清明那一天早点回,明烛半截守长香,一杯满酒等你饮。



烂漫

◎单曼



## 八年援疆人的独白

◎徐新

新疆,我从孩提时就知道那是一个很遥远而陌生的地方。三十多年前,我家的一位邻居每年都去新疆伊犁打工。那时候,他坐不起飞机,从上海坐火车到乌鲁木齐要四五天。而乌鲁木齐到伊犁还没有高速公路,尤其果子沟那儿都是崎岖的山路,所以得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能到伊犁。遇到下雪天气,山路就不能通行,困在路上一两天,只能就着雪水啃干饅来维持。他说,刚去新疆很不适应,气候寒冷干燥,经常流鼻血,心里期盼着树叶早点黄。因为树叶黄了,天气冷了,很快就要下雪了,工地上也就停工了,他也可以回家了。

我对新疆的了解也就停留在他曾经描述的那种印象。在我的想象中,那儿是连绵的大山或是无垠的沙漠,私下以为那儿的工作人员上班骑马,晚上住毡房,冬天下大雪封山不上班。

2010年,作为国家战略的对口援疆开启了新一轮的大幕,从最初8个省市参与援建,扩大到19个省市援建,也是支援地域最广、所涉及人口最多、资金投入最大、援助要素最全的一次对口支援。

2013年12月,我有幸成为第八批援疆干部中的一员被派往新疆伊宁县。当飞机飞临伊犁上空时,只见下面灯火璀璨,宛若星海,明灭的灯光、蜿蜒的车灯,就像这片星海中涌起的光波起伏的浪花。伊犁河犹如一条泛着粼粼波光的带子穿城而过,一直伸向远方。

在伊宁机场降落后,我们乘上汽车驶上宽阔的马路,一路疾驰直奔伊宁县。路上车辆川流不息,路旁高楼鳞次栉比,绿化带里花草植物造型各异,各类道路交通标志醒目鲜明。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向远处眺望,只见县城周围是连绵不绝的群山,此起彼伏的雪峰闪耀着银光,仰望则是一望无垠的明媚蓝天。走到大街

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商户们正忙碌着开门营业,印象中的贫穷落后彻底被颠覆了。

在参观活动中,我才知道新一轮援疆后,南通援疆工作组每年投资一亿多元建设民生工程,援建的伊宁县人民医院、文化艺术中心等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伊宁县的新地标;一座座幼儿园、一个个乡镇卫生院都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眼前;安居富民、定居兴牧工程大大改善了各族群众的居住条件,让他们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

2014年,我们新一批援疆人投入到紧张的援建工作中。经过三年的努力,援疆成果丰硕:援建的伊宁县南通实验学校硬件设施设备在伊犁河谷学校中首屈一指;大力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让浑浊的山泉水变得清澈起来,偏远山区的农牧民也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充分利用援疆干部回乡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民俗文化,深度挖掘特色民族民俗风情,倾力打造了集民俗文化、餐饮文化、农业观光休闲为一体的就业创业一条街,成为当地的“网红”景点,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他们常常流连忘返;托乎拉苏大草原道路建设由颠簸起伏变为幸福坦途,让草原旅游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从“深闺”走进了群众视野,蓝天、白云、雪山、沟谷、森林、草场、鲜花、如云的牛羊,就这么相互掩映着,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而牧民们悠闲地骑着马在高远的草原上放声歌唱……

2017年,深切感受着伊宁县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主动留下来加入了第九批援疆干部的行列,以满腔热情再次投入到蓬勃的援疆建设中。一个个创新创优的援疆项目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强势推进:倾力打造的伊宁县轻纺产业区,吸引了多家企业纷纷进驻,5000多农牧民脱掉草鞋换上皮鞋,走进车间成为产业工人,二期工程又开始了投资建设;“百名南通

名师进伊宁”行动让伊宁县南通实验学校成为当地教学质量最好的学校,同时也成为伊宁县全县教师的进修学校;“让阅读照亮边疆孩子的未来——爱心图书捐赠行动”已为伊宁县中小學生募集了100多万册图书,并在每个学校建起了图书馆,每个班级都开辟了图书角,无书可读的局面已成为历史;着力培育的园艺花卉种植产业,也让花农们走上了增收致富的快车道,而花卉产业也成为乡村振兴的“美丽产业”;建成的伊宁县社会福利中心解决了全县特困群体的集中供养问题,让他们也能拥有幸福感、获得感。

持续推进改善生态环境,英塔木镇的天鹅泉景区和萨木于孜镇撒拉村的天鹅越冬栖息地,每年冬天都吸引了数百只疣鼻天鹅和大王鹅飞临,在此唱响了冬日恋歌;北山坡4.2万亩荒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土地开垦、改良及灌溉设施建设,花卉种植,从荒芜到繁茂,从疏落到葱茏,而全力打造的天山花海那生态唯美的巨幅画卷正在此地徐徐展开,在不久的将来,这里一定能成为令人神往与迷恋的幸福栖息地。

横跨3批、历时8年,作为援疆人的我充分见证了伊宁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充分见证了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充分见证了星罗棋布的生态屏障、硕果累累的绿洲果园、花香草绿的世外桃源的蝶变过程;充分见证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的全面形成,而我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南通对口支援伊宁县的火热实践中去了。

“一段援疆路,一生新疆情”。虽然去年年初我完成了援疆任务回到了南通,但对伊宁早已有了热爱和珍惜,它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嵌入了我的灵魂之中。

此生幸为援疆人。我坚信,新疆的未来一定会变得更美好。